

喜果子

■何 静

在老家农村，一场喜事就是一场全村人的庆典。那热闹与温情能驱散生活的疲惫。喜果子恰似这次腾氛围中跳跃的音符，奏响了质朴而欢快的乐章。

喜果子这一小小的油炸面食是乡村婚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清晨，天还未亮，村里的妇人们便早早起床，准备制作喜果子。她们围坐在一起，熟练地擀面、擀花，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岁月沉淀下来的智慧。面团在她们手中翻滚，如同被赋予了生命，逐渐变成了一张张薄如蝉翼的面片。接着，用特制的小工具在面片上轻轻一压，一朵精致的“花”便出现在面片上。这些“花”不仅是装饰，还寓意着吉祥如意，象征着新人未来的生活花朵绚烂多彩。

随着太阳缓缓升起，厨房里的油锅也渐渐热了。等温度恰到好处，妇人们小心翼翼地精心制作好的面片放入油锅。瞬间，油锅里响起充满喜庆的“滋滋”声，面片在油锅里迅速膨胀成金黄色，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此时，整个厨房都被这股浓郁的香味所包围，让人忍不住垂涎欲滴。炸好的喜果子盛在竹篮里，

金黄灿烂，宛如饱满的麦穗，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咬上一口，“咔嚓”声清脆悦耳，咸香的味道瞬间在舌尖散开。那是大地的馈赠，是乡村独有的味道。虽没有城市点心的精致，却有着浓浓的乡情。

世间万般美好，都不及家乡的烟火气息。于我而言，喜果子不仅是一种食物，还是一种记忆、一种情感的寄托。它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跟着长辈一起参加婚礼的情景，想起了那些热闹非凡的日子。

婚礼结束后不久，喜果子作为回礼被装在红红的袋子里赠给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主家笑容满面，接过喜果子的人也会送上几句热乎乎的祝福，那话语像是冬日里的太阳，暖人心扉。老人坐在门口，慢慢咀嚼着喜果子，脸上的皱纹里满是笑意，那是对新人新生活的期许。孩子们则把喜果子当成宝贝，衣兜里装得鼓鼓囊囊，奔跑在乡间小路上，笑声洒落一地，宛如串串灵动的音符，为这喜事添了几分热闹。

如今，虽然现代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但是每当村里有喜事，喜果子依然会准时出现。喜果子以其独有的方式，讲述着一个个关于爱、希望和传承的故事……

年饺子

■于贵超

小时候在老家，过年吃顿饺子是最朴素的庆祝方式。除夕夜和大年初一早上，家家户户都要吃饺子，母亲称之为“年饺子”。再贫瘠的日子，只要被饺子在沸腾的清汤里一滚，仿佛就变得饱满明亮起来；再被门楣上的对联一烘托，小院里就有了春节特有的烟火气息和喜庆氛围。

为了过年吃顿饺子，父亲天不亮就起床了，到七八里外的镇上赶早集，买回来鲜肉和生菜，外加几挂鞭炮。萝卜和大葱是自己菜园子里种的，早就埋在院子里的墙根下了。

盘饺子馅儿是个很烦琐的活儿。母亲围上蓝布围裙，支起案板在烟雾里穿梭，一忙就要半天。先要把洗净的萝卜切成片，倒进锅里煮软。每次切萝卜的时候，母亲都会特意把萝卜芯留下来给我吃。经了霜打的萝卜芯清脆甘甜、美味爽口。煮好的萝卜在冷水里浸泡一下，再捞出来挤干水、团成团备用。然后就开始剁馅儿了。母亲微弓着腰，双手紧握菜刀，“当当”的剁馅儿声铿锵有力，像岁月奏响的一段交响乐。

包饺子的时候，父亲忙着劈

柴烧火，母亲常常一个人又擀又包。她那双被活儿侵蚀得粗糙的双手再次展现出灵巧——细揉、匀切、薄擀、巧捏，不一会儿，一个个饺子就整整齐齐地摆满了锅铲，像一队队等待检阅的士兵。

“玉衣裹起撑船肚，沸水催熟腹中珍。”饺子在大锅里滚上几滚才算煮熟。母亲一碗碗盛好放在案板上，还要先敬门神、灶神等。我用一根细香点燃了挂在枣树上的鞭炮，母亲端着碗站在灶台旁用朴素的语言给这顿饺子加注了一份新年的美好祝福。

听着外面“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嗅着空气里飘荡的硫磺味儿，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美味可口的饺子，浓浓的亲情和年味儿流淌在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把寒冷的冬日裹得厚厚的、熏得暖暖的。

人生如同这饺子，用光阴擀皮，以红尘调馅儿，巧手雕琢、时光慢煮，才能充盈饱满、余味悠长。岁月流转，记忆的长河落满沧桑。而今的生活越来越好，过春节的时候鸡鸭鱼肉都被端上了餐桌，但我最怀念的还是家乡柳木案板上那碗热气腾腾的饺子。

过年炸物

■王晓景

除饺子外，如果说还有哪些食品跟过年比较搭的话，炸物肯定排在前面。

炸物时发出的声音是关于年的欢庆仪式。另外，炸物也宜存放。从农历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不管哪天有亲友登门，有满筐的各式炸物托底，主妇的心是不慌的——简单地蒸、炒、煎后，便是一道大菜；或者每样取一些配上粉条、白菜炖煮也是待客的主食，甚至直接拿了做零食都是美味的。

过年的炸物种类丰富、荤素兼有。素的有丸子、油饼、撒子、麻叶、菜角，荤的有酥肉、带鱼、鸡翅、肘子、排骨等，家家户户都有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几样。母亲做的炸麻叶和炸丸子特别好吃，其中麻叶最为讲究。面粉加少许的盐和芝麻，放一两个鸡蛋，用花椒水 and 成稍硬的面团，醒发半小时，再用擀面杖擀成薄片，切好码放到锅铲上，待油五六成热即可下锅，等面片在锅里打几个旋儿就可捞出了。这样炸出的麻叶个个呈金黄色且香、酥、脆。炸丸子则是把豆腐压成泥，

搭青、红萝卜丝，炸好后外焦里软，圆滚滚地堆在盆中，格外喜人。我常以给大人打下手的名义，围在锅边吃热乎乎的现炸食物。

炸的过程是项技术活儿——看着像变魔术，上一秒还是裹着面糊儿、激不起人食欲的食材，下一秒就在油锅里舒展开来，变得有形有色、芳香诱人。只有经常在厨房忙碌的人才知道这是需要诀窍的——食材不同，仅“炸”就能分为大火油炸、小火油炸、中火热炸。这还不算挂糊儿的本领和调味的水平。母亲说，真正好的炸物是不怎么油腻的，窍门就在于油温的控制——高油温出锅，外皮酥脆，内里也不会有残油。

炸物的过程是烦琐的。炸前的准备、炸后的洗刷都是费时费力的活儿。炸完后，守在灶边的人的头发、衣服上都是味道。不过，要过年了，家人共同协作的其乐融融和“越过越有”的心愿让人不在意这些。

过完小年，扫过房子后，如果在街巷看到哪家大门紧闭且有浓郁的香味飘出来，那大概率是在炸好吃的了……



烛光里的新年

■李 季

小时候，每到岁末，家家都会买上一把红蜡烛迎接新年。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平时我们只用电灯，除夕夜则一定要加上喜庆吉祥的红烛。

除夕那天，父亲会削几块儿青萝卜当烛台，插上竹签，再插上蜡烛。堂屋的条几上摆两个，厨房的灶台上摆两个。不待天黑父亲就点亮红烛，点亮喜庆的新年。

红烛一点，年味儿满满。温馨的烛光照亮了墙上新贴的年画、门上新贴的春联，照亮了粮仓上“五谷丰登”、鸡圈上“六畜兴旺”的红条幅，照亮了打打一新的屋子、擦拭得干干净净的桌椅板凳，还有那一张全家福。

我们在烛光下包饺子、吃年夜饭、守岁。烛光摇曳，一家人团团圆圆，只觉灯火可亲。我记忆犹新的不是丰盛可口的年夜饭，而是烛光里一家人欢聚一堂

的守岁情景。菜撤掉后，桌上摆上糖果、瓜子、花生，我和几个姐姐打牌，父母在旁边指点。没有春晚的除夕另有一番乐趣。

除夕晚上，我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仪式，就是去给村里的长辈辞岁。我们打着手电筒结伴去伯伯、叔叔家，见到长辈，恭恭敬敬敬口称“辞岁”。待长辈发了压岁钱、往兜里塞了糖果，我们就在烛光下和长辈家的孩子玩在一处。玩尽兴后，回家接着和家人一起守岁。

家境好又讲究的人家会在大门两边挂上红灯笼、点上红蜡烛。有时候，雪花扑灯，光影里雪花纷纷扬扬，似无数的小精灵在跳舞。

小孩子玩灯笼则要等到农历正月十五。吃罢元宵，孩子们提着大人帮忙扎好的灯笼，插上红蜡烛点燃后，便去找同村的孩子一起挨家挨户跑，每家的每间屋

子甚至鸡圈、猪圈都要照上一照，以交好运，并且还要念叨：“照一照，蝎子蜈蚣都死掉；照一照，公鸭母鸭呱呱叫。”一个村子照完才能回家。经常有一些孩子跑得急摔倒了，蜡烛一倒就烧着了灯笼。有些孩子会哭，大部分孩子则是一笑了之——因为到农历正月十七晚上还要拼灯，大家提着灯笼互相碰撞，直到所有的灯都燃着。拼灯是灯节的尾声，象征着新一年所有日子都红红火火。

灯节过完，父亲削的萝卜烛台已经失去水分，干瘪了。母亲收起烛台上尚未燃尽的红蜡烛，在某个节日或忘记打灯油的夜晚重新燃起，让我们不由得又忆起过年的热闹场景。

曾巩有诗云：“闻说丰年从此始，更回笼烛卷帘看。”岁月悠悠，红烛辉映，新年换旧年。昭昭如愿，岁岁安澜。

心中的红灯笼

烛在红纸的映照下显得那么温暖与美好。一盏小小的红灯笼给我少年的梦想插上了翅膀，幻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后来，村子通了电，家家户户不再用煤油灯或蜡烛照明，过年挂红灯笼的人家也多了起来。

提起红灯笼，我又想起十几年前过春节的情景。那时，我们刚建好楼房，就想买一对大红灯笼装饰一下，给新春增添一些温暖与情调。第二天，我家先生便高高兴兴地从县城提回一对大红灯笼。灯笼款式简单，外面是大红色丝绸缎面，镶有金色丝线；内部用的

是细钢丝组装，能伸缩；底部装饰有金黄色的穗子。我家先生买来两只乳白色的灯泡和一盘软皮电线，忙得不亦乐乎。他把灯线连接好后，用电钻在屋檐两侧钻孔，又打上膨胀螺丝，然后把灯笼分别挂好。除夕夜，在孩子们的欢呼声和鞭炮声中，一对红红的灯笼照得满院喜庆。

时光匆匆，孩子们都已学业有成并参加工作，我们一家人只在春节时才能团圆。如今，红灯笼对我来说象征着阖家团圆、事业兴旺、红红火火。心中的红灯笼，照耀着我的归乡路……



年味儿

陈 彤 作

记忆中的那串彩灯

■陈 聪

小时候，我最喜欢爸爸进城。每到暮色苍茫，我们姐妹三个便会欢呼雀跃地迎接骑着二八自行车归来的爸爸。爸爸的手里从来没有空过——几颗牛筋糖、一包香瓜子、一瓶橘子罐头，便让我们有了过节一样的幸福。期待的惊喜像毛线缠缠绕绕，一头牵着亲情，一头勾着童年。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快过春节时，爸爸又一次进城了。天快黑时，爸爸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我们簇拥着他，眼巴巴地盯着他的手。只见爸爸从变戏法一样，手在半空画了一个圈说：“看看这是啥？”呀，是一串彩灯！我们欢呼起来。爸爸笑咪咪地把这一串彩灯展开，在我们的协助下挂到了堂屋的正中央。

爸爸关上电灯，插上彩灯电源，屋子里瞬间像被施了魔法。黑暗中，整个屋子里只剩下那一串彩灯在亮。彩灯一闪一闪的，咋看都有春晚舞台的效果。凝望着这五彩的

光，我们怎么看都看不够，七嘴八舌地讨论着。那一刻，我们忘记了年年悬在树梢上的大红灯笼——曾经，它们也装饰过我们童年的梦。这神奇的彩灯让我们瞬间觉得年一下子来了我们家。爸爸就站在那里看着我们，脸上是心满意足的笑。

妈妈从外面回来了。看到彩灯的一瞬间，她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彩灯前一把拔下插头，抓起这串彩灯扔出门外。我们一下子呆住了。“买这闲物弄啥？是管吃还是管喝？马上要过年了，开学时三个孩子的学费从哪儿来？这一串东西十几块钱，你就不想想，大风能刮来钱？”妈妈边数落着爸爸边猪食。我默默地捡起这串彩灯，悄悄地收起来，泪一滴一滴落下来，两个妹妹也哭了。

第二天，趁妈妈不在家，我又一次插上了电，可是彩灯不亮了。当时我正念初二，刚刚学习关于电的知识。晚上，趁妈妈不注意，我把自己学的关于电的知识都用上了，插了

又拔、拔了又插，可彩灯始终没有亮。过年时，我还是把它挂到了堂屋的墙壁上，但它再也不会亮了，成了摆设。渐渐地，彩灯上落满了灰尘，后来也不知被扔到哪里去了。

如今，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来到城市生活。夜晚的小城在不同灯光的映照下宛如仙境。爸爸会给我们的孩子买来各式各样的彩灯。我们经常打趣地问：“妈，这灯你不扔了？”妈妈也会意味深长地来上一句：“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差嘛！”

爸爸妈妈在我们的童年生活里经常扮演这样的角色，一个用温暖创造惊喜，一个用劳作让我们认识生活的艰辛。他们都没有错。生活需要细水长流，也需要偶然的惊喜。每逢过年，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这样的画面：院子里的树上挂着大红灯笼，宁静的村庄里闪耀着点点灯火。它们和我记忆里的那串彩灯一样，在一丝遗憾中温暖着我的童年，也让生活有声有色。

流年 岁月

爷爷的院子

■梁子豪

又是冬天了。我站在窗前，望着天空中的太阳，不禁又想起记忆中那个白茫茫的院子。

小时候，我随父母在南方读书。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回到故乡，在爷爷家过年。那时，小小的我没有心思看春晚，总是挂念着后院白茫茫的雪。那是我童年的乐园。

我和哥哥总是在院子里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冬眠的虫子、顽强的野草、踩上去“沙沙”作响的枯叶，还有和爷爷一起堆的雪人。我们在雪地上打滚、扔雪球、打雪仗，笑成一团。

爷爷总是笑咪咪地陪着我们。他搓着手，时不时摸摸我们冻红的鼻子，嘴里哼着歌，配合着跑跑跳跳的我们。

不下雪的日子，我们喜欢去抠那墙底休眠的青苔，自以为是地把它移植到有阳光的地方。爷爷会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喝着热茶，看着调皮的我们。我们总是把小手搞得黑乎乎的，狼狈地拍了又拍，却怎么也拍不掉。趁爷爷不注意，我会偷偷地抹在衣服上。这时，爷爷就放下茶杯，转身回屋里打来一盆温热的水，把我们的手洗得干干净净。

去年春节，我们又回到了爷爷家。我迫不及待地想去找那片乐园。跑到后院，我愣住了——菜园子荒了，

土地被水泥抹平了……

“你奶奶生病这两年，没时间收拾，我把后院清理了……”爷爷的声音有些沙哑。他的胡子没有刮，头发也该理了。他摸了摸我的头说：“这两年长得真高，快赶上爷爷了。”他还是那样笑咪咪地看着我，眼睛里满是慈爱。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知道那片记载着我童年的欢乐、浓缩着爷爷的爱的院子再也没有了，那个陪我玩耍、陪我欢笑

的爷爷也没有了前几年的精气神。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爷爷指了指阳台上大盆的仙人掌说，“你看，爷爷种的花。”

我一下子被逗笑了：“这是花吗？”

“可是它确实会开花，而且皮实、好养！”

是啊，奶奶瘫在床上这几年，爷爷就像照顾孩子，喂她吃饭、给她按摩，夜里还要给她翻身、擦洗。他就像一棵沙漠中的仙人掌，历经磨难，展示给人们的永远是一抹绿色。

我建议把仙人掌分株后再搬到院子里，爷爷同意了。

如今，爷爷的院子一定又是一片春意盎然吧？等我寒假再回来时，爷爷也一定会在院子里拾掇花草草了吧！

本文作者为魏老师培训中心毕业学员



当年的那封信

■小 雪

1986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十岁的我吃完饭后看天气晴朗，准备去邮电所寄信——我要放飞自己的作家梦。

有一段时间了，我在收音机里反复听到《小喇叭》节目组向小朋友征稿。喜欢听故事、看小人书的我，内心酝酿了一个“秘密”——我要把自己心中的故事写出来，寄给《小喇叭》节目组的编辑老师。但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于是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妈，你不是要我去给姥姥家送鸡蛋吗？我这就去。只是我下午才能回来。”母亲爽快地答应了。

十里土路，人小车速高，我带着鸡蛋篮子，一路骑车到了街里（乡政府所在地）。打听到邮电所的位置，到地方后我掏出攒了半年的一元钱，买张邮票贴上，再歪歪扭扭地写上“寄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反复检查没有错误后，我小心翼翼地

把信件投进了绿色邮筒。顿时，我心里一阵放松，仿佛干了一件大事，又似乎看到了15元的稿费已向我招手。我甚至想告诉身边的每个路人——我给《小喇叭》投稿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初夏的知了开始了此起彼伏的大合唱，下了蛋的老母鸡也在“咕咕”地叫着，生怕主人忘记了它的功劳。农村生活如常，又似乎有些不一样。

“小雪妈，小雪在家吗？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她寄信了！”伴着几声高喊，只见村主任举着一封信兴高采烈地来到我家，身后还跟着一群看稀罕的人。母亲一脸茫然。一群人不停

催促着，急切地想知道信中的内容。母亲麻利地撕开信，读了起来：亲爱的小雪小朋友，我们收到了你写的故事，很真实，但不够征集的标准。这是退稿和我们节目组送你的明信片……”

一时间，周围的空气似乎凝固了，我的心也仿佛掉进了冰窖。“没想到小雪这么有胆量哦！小学都没上完还想写故事，哈哈……”不知是谁忽然打破了沉默，说笑起来，引得大家都笑起来。看着哄笑的人群，母亲脸上一阵红一阵白，顺手抄起一根桑条朝我抽来。我既没跑也没辩解，只是揉揉被疼的胳膊，默默地抱起一捆柴走进厨房，埋下头帮母亲烧柴。

袅袅炊烟升起，厨房里挤进了更多的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询问着我咋自作主张投稿的，喜欢集邮的村民则顺手向我妈要走了信封。

冬去春来，我向广播电台投稿的事慢慢被人们遗忘了，我也回到了整日在田野间疯玩的状态。然而，在我内心深处，一直很感谢电台的叔叔阿姨——他们的回信与鼓励，让我在日后的岁月中努力成长。

19岁那年，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钱，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己知晓。在外地的我听说村里要建小学，想到和我当年一样心怀梦想的孩子，便决定拿出对自己来说数目不菲的四万元钱捐给了村里。

我深知，在孩子稚嫩的内心，有一粒粒梦想的种子在萌发，有无限美好的未来在等待他们去拼搏。我愿为他们的努力尽一点心意。

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

